

态度

尊重李银河他们的爱情



红肚兜儿

红肚兜儿，女，专栏作家，地道北方人，正牌天蝎座。专栏散见《南都娱乐周刊》等。

李银河公布了自己另一半的身份：一位非常典型的Transsexual (LGBT中的T)，也就是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这样的人跟女同性恋的区别在于，他虽然身体是女性，但是自身的性别认同是男性，他所爱的只能是异性恋女人，而不是同性恋女人。”在这条长微博发出之后，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起曾见过李银河和她的“男友”，两人一起带着养子壮壮的情形，那位生理女性者和李银河很像，胖胖的，衣着随意，但三个人很和睦。

时至今日，Face book社交网站上已经有56个性别可供用户选择，别说心理男性生理女性的人，还有一种是“无性人”——没有发育性别、或者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任何强烈性别归属的人。他们不见得认为自己没有性别，但可能觉得性别不是自己的核心特质。因而，每一种性取向的存在都是自然而然，没有对与错。

我们身边，有拉拉（指女同性恋），有GAY（指男同性恋），也有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相反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辛苦工作，喜怒哀乐，并没有更猥琐或不堪，并不是精神病，长得也并不像怪物。性取向不过是一种个人特征，就像有人A罩杯，有人D罩杯；有人喜欢坐式马桶，有人喜欢蹲式茅坑；有人喜欢同性，有人喜欢异性。也有人不喜欢人类，比如韩裔日本男子李进奎爱的是卡通女主角菲莉·斯塔罗沙，于是他娶了一个印有爱人卡通形象的抱枕；澳大利亚艺术家罗丝则爱上了一座有600岁的古桥，并穿着婚纱与“他”举行了婚礼。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谁又能保证不会爱上他？

爱情总该是自由的，只要两厢情愿，不伤害他人，一个人的感情生活当然可以自由选择。以前，人们高喊为了真爱，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对有些人来说，现在也许要加上，性别不是问题。

在同性题材的美剧《Queer as Folk》里，一个男人深情地望着另一个男人，说，从小学六年级暑假我们一起做作业那个下午开始，我就爱上了你；一个女人依偎着另一个女人，她们一起逗着怀里那个人工授

精的婴儿，俨然一对幸福夫妻。你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灵魂间产生的爱情总是相似的，就算性别外貌相差悬殊，但是那种动情、迷恋、爱护、甜蜜，四目相对时的烁烁火花，是一样的。

其实，关于伴侣的性别或者性取向，属于个人私事，完全不必向外人澄清，但李银河也说，是因为网上热传的一篇挺恶毒的关于她的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文章。这种恶毒，在网络上太常见了，一个有过几段情史的女明星结婚，新闻评论栏里都人人恶毒地说：“搞过那么多次破鞋，还能生出孩子吗？”——这种恶毒背后那双敲击键盘的肮脏双手，却以为自己散发着圣母一般的高尚光辉。

可怕的正是这些自以为正确的人，把个人的行为准则视为普世准则，一旦出现与其“三观”不符的情况，就要恶毒攻击。别人离婚，他们要出来叫骂，因为离婚就是不负责任不要脸；别人出轨，他们要出来叫骂，因为没有从一而终就是十恶不赦；别人坐头等舱，他们要出来叫骂，因为不肯平等地生活就是恶劣人渣；别人同性恋，他们更要叫骂，因为只有异性恋才是至高法则，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怪癖，都反人类，都该关进精神病院。

他们眼中的世界，真的只有脸上的眼距那么宽，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多元的世界，就像希特勒消灭“劣等人种”一样，要肃清一切不合主流的事物。

也许，相比宽容理解，我们更多遇到的恶毒攻击，毫无理由的狭隘。可是，要坦荡地生活，要由心地爱，就免不了要经过这些磕磕碰碰。漫长人生路，要活下去，谁都需要多一点勇气。

相比那些虚伪的爱情，女人为了物质而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男人为了尽快爬上女人的床而满嘴扯着骗鬼的荒唐情话，明明是同性恋者却非要娶一个异性来为自己打掩护……勇敢地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才真正值得尊重。那是张国荣牵着唐唐的手，冲摄像机天真地一笑；那是何韵诗在4000人面前高呼，“我是同志”；那是黄耀明在演唱会上说，“没错，我是一个同志”；那也是李银河给千万网民写下的——我爱的人，他是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

爸爸画画我话画

作家浮石今年一直在画画，他把自己的画集取名《浮石绘话》，大意就是用画笔说他想说的话。

浮石的画和话都是他自己的生活的感悟。寥寥数笔加寥寥数语，一幅画就完成了。天然去雕饰的拙味，信手拈来的从容，跃然纸上。浮石的女儿胡嘉乐，中学时代就开始写小说，在爸爸写《红袖》的时候，17岁的她就写了小说《十七跋》，六年前《今日女报》因此推过“父女作品连载”。现在，我们再度让父女联手推出这个专栏《爸爸画画我话画》，意思你懂的——爸爸的“画”，女儿的“话”。让年轻的才女来解读“上了年纪的爸爸”的画，会不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快感呢？



浮石

作家，著有小说《青瓷》、《红袖》、《皂香》等。



胡嘉乐

浮石之女，编辑，著有小说《十七跋》、《官非官》等。

骂人谁不会啊



我一直玩微信的朋友圈，却不玩微博，理由很怂：微信面对的是一圈经过筛选的朋友，就算会有互看对方不爽的情况，也会比较克制。而微博的内容要完全赤裸裸的面对陌生人，不得不慎重。中国现在的网络环境有多差，去周韦彤和陈妍希的微博看一看就能了解个大概。

这两个人都是女明星，类型不同，眼下遭遇的事情却差不多。周韦彤模特出身，最近因为在一档真人秀里讨厌至极的表现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她每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几乎全是“充满正义感”的网友们的无端的谩骂。最后甚至逼得她不得不关闭了微博的评论通道。我也看了几期她参演的真人秀，虽然谈不上多讨喜，但特别面目可憎倒也不至于，再加上节目为了制造效果需要通过剪辑放大一些冲突释放一些个性，这就触到了观众们敏感又脆弱的“正义感神经”，开始了全民声讨。陈妍希就更冤了，因为长了一张没整容的胖脸，没对上大众的审美，演出了新版的“神雕侠侣”里神仙一般的小龙女，已经被网友们的口水埋掉了。她现在的绰号是“小笼包”，基本上平均每分钟就出一条吐槽段子。用她的大脸做的QQ搞笑表情在朋友们之间疯传，她微博收到的留言大多表达一件事，你长得真胖，真丑，真难看。可其实陈妍希并不真的丑，三年前，她主演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从台湾火到大陆。那时候她可是被众人追捧冠以女神称号的人物。不过今年，《那些年》从导演到男女主角，甚至是制片人集体倒霉，也真是凑巧，太心塞了。

作为公众人物，接受大家的指点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范冰冰说过一句话：“经得住多少诋毁，就撑得起多少赞美。”范冰冰曾经是常年被黑的前辈，现在已经成了美的代言词。所以现在明星面对被谩骂又多了一项技能——自黑。于是，陈妍希现在整天在微博里自嘲自己是“小

笼包”，说自己太胖了实在对不起大家。但很多时候示弱并不会换来同情，留言依旧一片无脑谩骂，因为网络暴民是不讲道理的。现在社会有很大一群人，对生活的积怨颇深却无处发泄，在现实里混得很差又没有话语权，心理阴暗整天在网上乱喷。由于这种

发泄成本最低，几乎不需要承担后果，还能成功把别人的心情也破坏掉，越来越多无聊的人加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喷子。微博里骂明星的，网站上骂时评的，游戏里骂队友的，比比皆是。反而只有X级门户网站一片和谐，留言也只会说楼主辛苦了，楼主好人一生平安，大家其乐融融。

如今，偏激引导舆论的危险性已经引起了很多讨论，有很多反映这种题材的影视作品。好比促成高圆圆和赵又廷姻缘的《搜索》，讲的就是不知道内情的舆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随意审判了一个得了绝症的姑娘，毁了她本来就时日不多的生活。又好比最近被骂得不行的《一步之遥》，虽然是发生在没有网络的国民时代，但一样反映的是舆论杀人命的事实。而有趣的是《一步之遥》这部电影自己本身就被舆论杀了，本来被捧得极高，可差评有规律地不断出现，很多甚至都还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片子的人，就看了几篇有失偏颇的评论便四处向人宣扬说这片子很烂。无论如何，姜文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且不说他重逻辑的改编了一个民国真真实实的故事，且不说他有无数向前辈致敬的小心思，且不说他把很多不能说的大实话糅杂在何处细节中，且不说那些精美的场景像模像样，就算有瑕疵它也不至于成为垃圾吧。

批评别人是最不需要成本的。在现实里当面批评别人可能还需要资格，在网上谩骂连这资格的束缚都去掉了。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把别人也骂得一无是处，一点与人为善的道理也不讲。可就是啊，讲道理的人又怎么会变成喷子呢？